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九

財用二

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

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　當今財理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遷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

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illegible]一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illegible]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寡日且多臣不能悉舉盖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

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臣又思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於惟[illegible]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非[illegible]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illegible]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初[illegible]

定擬得當備造文册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
庶見為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臣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濟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
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
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
致不足等情臣近又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
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
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書與本寺行
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
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
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

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做成周之典勑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其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illegible]

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豊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

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辨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illegible][illegible]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此時[illegible]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無[illegible]也即使欠戶徵馬盡如諸臣之議而完之要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

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湯之何益臣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臣兆董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浸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谿壑未逼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陰為庇

護䘏延歲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夤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參　奏治罪仍徧　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虜有之則為舜之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為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

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塵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省冗食以裕　國儲疏　黃重

近該戶部題稱准兵部咨開各該監局未及兩月之間收充軍匠三千七百餘人歲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數多乞要收回　成命免致蠹耗倉儲以後陳乞一

切報罷等因奉　聖旨人匠已收充的罷以後朝廷自有處置欽此臣等嘗聞蘇軾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前項人匠所謂事之害財者也臣等屢奏　明旨豈不知將順於萬一哉然而弊端一開後患實大故不敢不別白而申言之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政令不一各該監局官員恣意行私濫收匠役辦納月錢私自占用以致倉儲歲月不繼　陛下踐祚之初　明詔查革中外相慶以為美談數年之間倉儲稍裕利害得失效驗昭然今者何為而復有此處置哉徇左右之私而忽久遠之計臣等竊以為

矣此等匠役名色係市井頑民已經革退若使再令
門禁必假藉聲勢影射差役此目前之患可見者
監局效尤援例陳乞何以應之倉場所積蠹食而盡
何以給之此將來之患可待者也況前有 明旨謂
捏奏存留設計影射著該部參究發遣今乃輒許濫
官靡加裁抑先後頓殊何以取信於天下哉凡處天
下之事必稽衆論之公今此事科道既曰不可該部
又曰不可盖科道為 朝廷耳目之官政事有缺不
容以不言該部有 社稷安危之責倉儲有虧不容
以不處科道與該部之言均為忠於 陛下者也顧
乃如水投石而不入至於各監局之請如響應聲而

必從臣工累諍不能取信　朝廷近習數詞乃能轉移　聖聽非惟一事之缺恐於　國體有虧况今各處地方災傷累報來歲漕運尚未可保固當節公儲之粟以備軍國之需豈可收無益之人以啓後來之患伏望　陛下外恤人窮內憂　國計　俯從該部所請收回添充人匠　成命至於各該監局逃故等項匠役　勅下兵部查照先後題奉　欽依事理嚴行各省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員作急觧補如違從重參究治罪如此則冗食少革倉儲可充　陛下右納諫之明臣等無過事之慮矣

請給料價疏　楊巍

臣等忝蒙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illegible]
之利弊節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等呈開本等
辦過倉場草料未蒙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
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
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廠該
銀二萬兩有零天師菴該銀二萬兩有零犧牲所該
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未估者又不下
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産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
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　臣惟　京師者天下
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
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殫其財力使元氣

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
理内之術而我　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
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
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
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甘受箠楚是故鬻産之
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於路雖有千百金之産
者莫不廢業生理曰恐着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
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
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
家從而無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
底寧出財力以申　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

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居多
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歎之民是豈國家之利哉
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不然積累日
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辨納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
且上誤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久委
任專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
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規也
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
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銀兩較之時估
又有羨餘以資別項支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
參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

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 准事例隨即給散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筭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戶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勑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非是亦別求良法以圖經久若將前項銀兩

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亦非不知尚書方鋭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盡爲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准戸部咨該戸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内事理各據所見于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礙可以弘濟今日缺之者無論巨細作速

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于塞責又不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適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覩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攄吐胸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尋並將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計育所裨為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

臣竊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

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況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

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罰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解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牘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臣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且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守

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詘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

臣請陳其迂誕之說 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

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乏故倖人得以扇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遂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疏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

繕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虜勢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降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

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緡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爾卒無一效何哉　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細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疏槩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强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兼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

所無而我　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

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

之章奏亦屢以頻而見之施為則病其窒或中有樸

栝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于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

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

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

臣愚惟有見于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

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

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

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

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馬然四兵之中邊兵爲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悍而內捍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弹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爲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角強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着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

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

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搦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旁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雖瀕死尚冀一生若徒兵則不然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内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承貳判簿以為之將非齊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乇

詰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illegible]
末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
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鄖山之捷
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
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
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
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
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免而不能
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
目前之驗也　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
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

守之法被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也餘池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土民之輸筋膂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北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所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一兩而民不堪命令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苦

也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爲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爲二班賣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巳巳以後始令不過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鬭

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内之兵以此兵二百年来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爲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託　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

主臨傑馬爲繫甚重今乃懐生顧養銷輭積弱爲邊兵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羗胡威蠻夷哉臣愚以爲欲京兵强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于京卒未爲苦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强宣府之勢益强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卽敢扣巖而

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竊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其

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所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

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稽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

良詞表 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錢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 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

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

之皆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
下、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
伴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
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
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
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輙擁兵漢廷與之抗亦
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
民而抗漢况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
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
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
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

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卽

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强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

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
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
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
一曰官爲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
蓋蔵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
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于買菜之
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
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
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
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
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

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美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藏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

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

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爲橐籥以造化爲錘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王與齊民賈豎筭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强固則夷狄沐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令百司夙夜宰卿不違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畀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者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强狄雖

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强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桌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蓄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
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
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
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廒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
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
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
疏爲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
用言爲禁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
之無序輙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
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
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

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

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漸
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
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
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
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
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
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
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
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
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為則
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

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毋所陳說多涉迂誕 不知其不可冒萬死上瀆 天聽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行勿舉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勝幸甚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隷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歳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内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内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歳觧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内外邊鎮

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二千二百八十七石零秫斗黑豆二十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局

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
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
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
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
共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
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
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觧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
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每束折徵銀三分五釐并南
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
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

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下雲

士馬匹折色口糧料草　内府各監局會無買辦棗
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寺犧價　欽
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場草召
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
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
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
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
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
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
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挪括已
竭令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

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兩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釐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免錢糧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之數數多隨行叅酌事宜條為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搜括未得能盡如原議之
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案呈到
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當
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討
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
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
處然猶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
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
而已屯糧秋青草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
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
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

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
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
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庸駑
該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之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
歲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
亦不給此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
昔人頻瀆而弄條開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苦
拘泥執滯坐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
此止目前之急則可以支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曰

無二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貯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二十五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運減折與撥運薊州倉班軍行糧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蠲半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年之蓄亦不可得況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澀輸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

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何以為備耶兼以四
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搜括之計已
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又有須
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于後
焉盖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
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
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
賜采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坐放軍
士戶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
部尚書會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衙門
准題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合無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爲歲額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六

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賫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　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皆

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觧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加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色倉原額三

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
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
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
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
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
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
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
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
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每軍該運正
米三十石七斗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
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

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
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
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
十一兩但于内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十二
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
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
裨　國計事内款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
應減運軍行糧及兊改米席板楞木輕賚等銀照數
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　欽
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内該本
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留

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賫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條酌議處以致後將改折輕賫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 如臣令議將輕賫席板等項總算折徵每兊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兊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米以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

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奏前原議河工銀
并嘉靖四十三四五三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
已自有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
解赴太倉庫接濟邉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
遂將應撥運糧軍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
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
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
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總將改折十
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定數造冊發
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徵庶不誤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米

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賫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于本衛造册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領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加腳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一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

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
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
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錢九
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
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
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
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
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
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夫船外尚有額
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部[illegible]支防
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illegible]人役管

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獘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周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駝騾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甕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徵[illegible]役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illegible]府州縣但有額派徵編前役者俱各查追役銀類[illegible]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令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兩近皆

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不

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徐州一州亦歲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露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査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槩取討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問追在官與各遠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呈木未用椿夫銀兩爲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取各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大工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寔

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
華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
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
在隆慶元年以前者各照見在盡數改解本部充補
邊餉以上大約計可取觧八九十萬兩臣所謂通時
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
請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
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耳不無可憂蓋
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
累次空運邊鎮及河阻歲災倭警燬船各因而議折
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

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薊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壯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襲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減耗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illegible]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兑當矣而船米

則宜攤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浙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走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

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又何

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揭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乏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囤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苦未及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仍一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始預發

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容二倉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倉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故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

庫多虛在在告之又節以水旱兵荒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三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請發 內帑失量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埶 年後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 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兼以時勢陵夷屯牧不修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 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

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裨
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
紛仰給于　內帑矣　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　今
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
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
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
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
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
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續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為于　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丕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撥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遠圖者以此但[illegible]見積貯究極本源須內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後有[illegible]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寢而[illegible]銷[illegible]為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之舊清查數實酌損因革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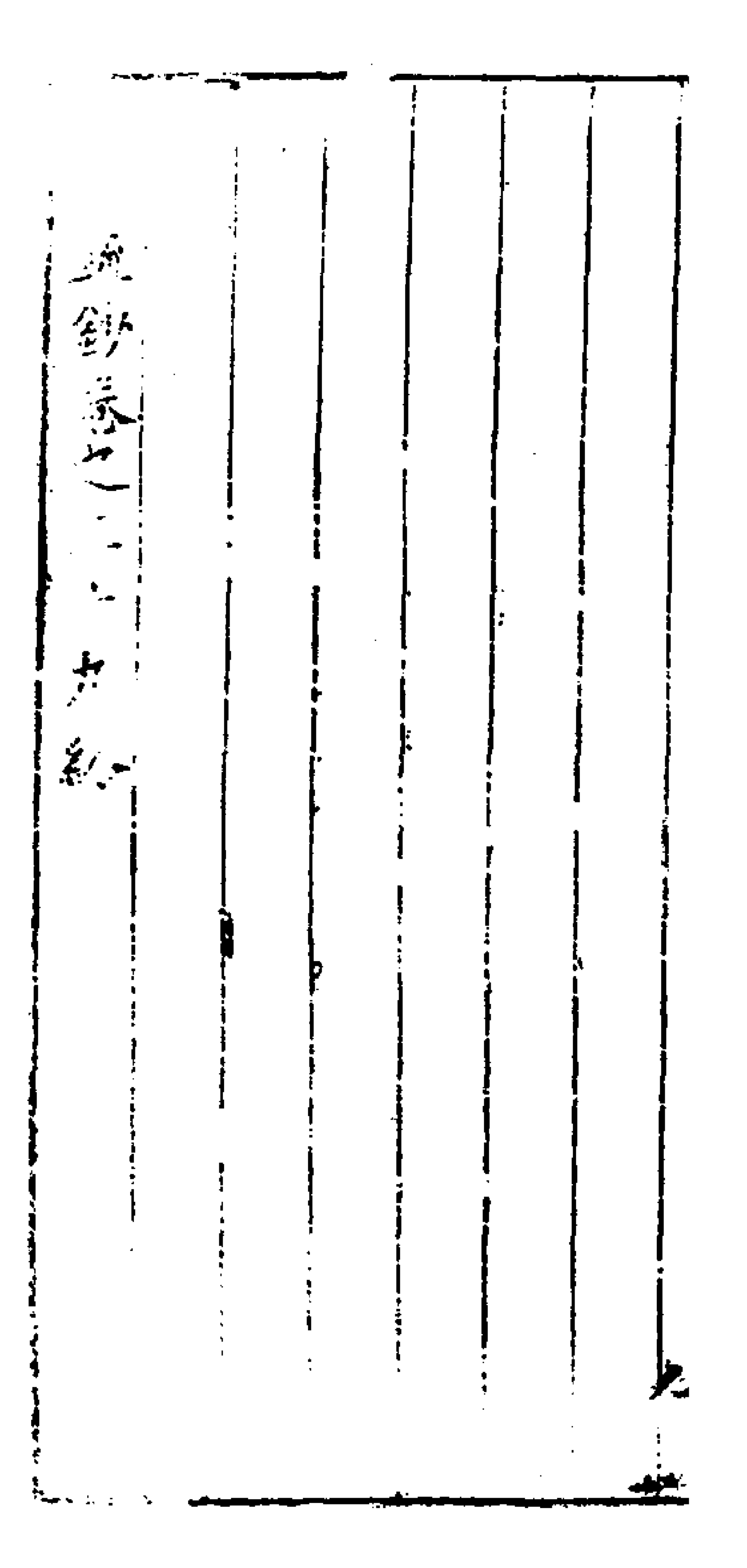
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另行

題 請至于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

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

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

施行伏乞 聖裁



通鈔卷之三十六終